



典藏

柯灵散文

戏外看戏



柯灵散文

戏外看戏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戏外看戏:柯灵散文/柯灵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2015.1

(名家散文典藏)

ISBN 978-7-5339-4137-6

I. ①戏… II. ①柯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(2014)第 295933 号



——柯灵散文

柯灵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 198 千字

印张 8.875

插页 2

印数 1-6000

版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137-6

定价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 录

第一辑 故园春色

巷 / 003

雨 / 006

失群的红叶 / 009

离开了秋千院落 / 012

越王台畔 / 015

望春 / 018

岛国新秋 / 021

咖啡与海 / 023

魔窟 / 025

如此桃源 / 027

忆江楼 / 030

故园春	/ 037
野渡	/ 042
路亭	/ 045
雨街小景	/ 049
酒	/ 053
秧歌	/ 058
闸	/ 062

第二辑 人世沉浮

古宅	/ 069
生涯	/ 074
夜行	/ 077
狗难	/ 080
鱼书	/ 083
遗事	/ 086
死城	/ 092
长街	/ 095
窗下	/ 097
凭栏	/ 100
罪恶之花	/ 103
逆旅	/ 110
浮尘	/ 113

晦明 / 118

第三辑 文坛轶事

文坛巨星的陨落 / 127

梅兰芳的一席谈 / 134

悼夏丏尊先生 / 141

乔峰老人 / 143

怀傅雷 / 149

遥寄张爱玲 / 157

永恒的微笑 / 168

伟大的寂寞 / 171

第四辑 雪窗断想

乡土情结 / 179

苏州拾梦记 / 184

一只雪天的麻雀 / 190

嫦娥和后羿 / 193

蝴蝶姑娘 / 195

雪窗断想 / 197

龙年谈龙 / 199

戏外看戏 / 204

无名氏 / 212

团圆 / 217

红泪 / 225

神·鬼·人 / 232

第五辑 沧桑忆语

我的童年 / 243

早熟的悲欢 / 247

文字生涯第一步 / 251

沧桑忆语 / 259

书的抒情 / 262

回看血泪相和流 / 264

第一辑 故园春色

我望着月亮，望着铺满月光的海，望着跳上沙滩的白浪，望着那幽灵般移动的人影。——这境界真迷人，可是我有了一点不可分说的惆怅。

巷

——龙山杂记之一

巷，是城市建筑艺术中一篇飘逸恬静的散文，一幅古雅冲淡的图画。

这种巷，常在江南的小城市中，有如古代的少女，躲在僻静的深闺，轻易不肯抛头露面。你要在这种城市里住久了，和它真正成了莫逆，你才有机会看见她，接触到她优娴贞静的风度。它不是乡村的陋巷，湫隘破败，泥泞坎坷，杂草乱生，两旁还排列着错落的粪缸。它也不是上海的里弄，鳞次栉比的人家，拥挤得喘不过气；小贩憧憧来往，黝黯的小门边，不时走出一些趿着拖鞋的女子，头发乱似临风飞舞的秋蓬，眼睛里网满红丝，脸上残留着隔夜的脂粉，懒洋洋地走到老虎灶上去提水。也不像北地的胡同，满目尘土，风起处刮着弥天的黄沙。

这种小巷，隔绝了市廛的红尘，却又不是乡村风味。它又深又长，一个人耐心静静走去，要老半天才走完。它又这么曲折，你望着前面，

好像已经堵塞了，可是走了过去，一转弯，依然是巷陌深深，而且更加幽静。那里常是悄悄的，寂寂的，不论什么时候，你向巷中踅去，都如宁静的黄昏，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的足音。不高不矮的围墙挡在两边，斑斑驳驳的苔痕，墙上挂着一串串的藤萝，像古朴的屏风。墙里常是人家的后园，修竹森森，天籁细细；春来还常有几枝娇艳的桃花杏花，娉娉婷婷，从墙头摇曳红袖，向行人招手。走过几家墙门，都是紧紧地关着，不见一个人影，因为那都是人家的后门。偶然躺着一只狗，但是决不会对你狺狺地狂吠。

小巷的动人处就是它无比的悠闲，只要你到巷里踟躅一会，心情就会如巷尾的古井，那是一种和平的静穆，而不是阴森和肃杀。它闹中取静，别有天地，仍是人间。它可能是一条现代的乌衣巷，家家有自己的一本哀乐账，一部兴衰史，可是重门叠户，讳莫如深，夕阳影里，野草闲花，燕子低飞，寻觅旧家。只是一片澄明如水的气氛，净化一切，使人忘忧。

你是否觉得工作太劳累了？我劝你工余之暇，常到小巷里走走，那是最好的将息，会使你消除疲劳，紧张的心弦得到调整。你如果有时情绪烦躁，心境悒郁，我劝你到小巷里负手行吟一阵，你一定会豁然开朗，怡然自得，物我两忘。你有爱人吗？我建议不要带了她去什么名园胜境，还是利用晨昏时节，到深巷中散散步。在那里，你们俩可以随意谈天，心贴得更近，在街上那种贪婪的睨视，恶意的斜觑，巷里是没有的；偶然呀的一声，墙门口显现出一个人影；又往往是深居简出的姑娘，看见你们，会娇羞地返身回避了。

巷，是人海汹汹中的一道避风塘，给人带来安全感；是城市喧嚣扰攘中的一带洞天幽境，胜似皇家的阁道，便于平常百姓徘徊徜徉。

爱逐臭争利,锱铢必较的,请到长街闹市去;爱轻嘴薄舌,争是论非的,请到茶馆酒楼去;爱锣鼓钲镗,管弦嗷嘈的,请到歌台剧院去;爱宁静淡泊,沉思默想的,深深的小巷在欢迎你!

1930 年秋

雨

——龙山杂记之二

一年来的流光，全埋在尘嚣里奔走，往日澄明的心境，似乎也沉浊了许多。

秋光已经老去，院前的桐叶都飘尽了。近来冷雨缠绵，每一次坐着黄包车出行，在油漆篷布的包围里，静听雨声潇潇，如打残荷，怅触无端，便不觉油然而起。

在一般的意念中，雨天总是可憎的。晴空朗日，持续到几个月也不觉得什么，而苦雨连朝却就能招人嫌厌。也有人以达者的心情，说没有雨天阴沉，怎显得晴天爽朗！但这已经是退一步作想了，实则阴阴的天气，也正不乏讨人喜欢处。

不知是什么因缘，我向来对雨有好感。记得我童年时代就喜欢雨，那时我在乡间小学读书，一遇到阴沉天气，就觉得兴奋，老早背了书包，撑着伞上学去。有时雨太大了，母亲劝我告一天假，但我总不愿

意。——乡间风雨飘摇的时候，小学生多数是逃学的，照常到校的往往只有少数不约而同来的顽皮孩子。因为人数太少，学校就无形停课，先生照例关照一声“自修功课”以后，顾自己躲到寝室里去。于是我们便活跃起来，开始把教室里的课桌椅挪开，循着屋子四面环叠，在这桌椅的堡垒中，捉迷藏、翻九楼……什么新奇的游戏都会想出来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又发明了一种我们称为“推潮头”的新游戏。在教室后面，原有个狭长的天井，久雨之后，积水成塘，阶石的隙缝里，常有许多红色的小毛蟹爬出来。我们起先是脱了鞋袜，涉水捉蟹；后来又异想天开，把门板横放在天井的一端，用三四个人，每人拿一根球杆，一头抵住门框，一头抵住自己的肩膀，一声呼啸，协力把门板向前推去，直推到天井的另一端，抢步逃上阶沿，积水受门板推挤，突然高涨，汹汹然向前涌去，到天井的尽头，在墙上轰然一击，浪花四散，又卷簾似的汹汹然涌回，这一瞬间，真有点像在钱塘江畔看撼动山岳的秋潮！

自从发明了“推潮头”，凑着机会就常常兴高采烈地扮演“弄潮儿”。有一次，约莫是深秋时候，冷雨横飞之中，我们竟脱尽鞋袜，卸了上衣，赤膊冒雨推波作浪。玩得正起劲，老师忽然来了，一见这情形，不觉惊瞪了眼睛；但一念之间，竟忍不住哑然失笑。这一笑松弛了我们紧张的心弦，在笑声哗然中，赶紧披起衣服，向教室里窜去。

离开了学校，这种心情与机会便不复再有。但犹忆有一年的暑假当中，住在家乡，还和一个儿时的同学，常趁彤云密集、骤雨欲来之顷，跑到南山麓下的路亭里去听雨声，直要到雨过天晴，才踏着湿痕斑斑的石板路跑回来。

三年前，我开始挑上生活的担子，常常安步当车，早出晚归。遇到

天雨,手里多了一把伞,冒着雨,踏上曲曲的田径,田野的寂静似乎把空气凝成了固体,平时瞭望不到的狭獾湖,在前村的绿树梢头浮起小片白光,隐约可见。那时我似乎还不以雨中跋涉为苦,雨丝湿了衣裳,还往往怀着微妙的心情,兀立在花浦桥上,俯瞰潺潺的流水,和水面无数圆圈四面连续的图案。前年秋天,旅居浔阳江畔,在那孤立江边的小楼一角,更觉得雨声的亲切。每当烟雨濛濛,轻纱似的笼住一切,遥望对面青山,淡极欲无;悠悠坐对,也往往历二三小时。然而如今又是如何?期望童心的来复,固是梦想;即是要唤回一二年前洒脱的心情,也已不可复得了。

日来苦雨,每天外出奔走,忙忙碌碌,较远的地方还不得不借重人力车代步;一到晚上,在房子里静定下来,只见满地脚印,湿漉漉地惹人不快。同时一股冷气直从足尖上升,原来是穿了底的皮鞋,吸收了足够的水分。脱了鞋,白袜上满是黄色水痕,一缕轻烟,正幽幽散发,宛如楚云出岫,要带着它们的主人羽化而登仙。无奈世味如荼,尘俗萦心,如置身轭下,我再也飞不起来。

阴晴风雨,发乎自然,各有丰姿。如果营营扰扰的人生,只为了一身温饱,那真是太辜负造化丰富的供养了。

1930年12月10日

失群的红叶

——龙山杂记之三

该有两个多月了,那时霜华初降,梧桐还未落净。一个孩子到我房里来,手里握着一束红叶,临走时送了我两片,还告诉我这是从龙山上五中师范的后园里采来的。

我欣然,把红叶托在手心,细细地鉴赏。这是一种枫类植物,叶子像玲珑的手掌,分成七瓣,纤细的叶茎,匀称的脉络,叶缘有整齐的锯齿,精致得像最细致的工笔画。颜色似殷似赭,红得惹人怜爱。我把玩许久,珍重地放在书桌上的白瓷小盘中,聊当案头清供。

过不了几天,红叶褪了色,不经意地萎谢了。我怅然,这么美的东西,不想生命这样短促,真的是“世间好物不坚牢,琉璃易破彩云散”?我若有所失,心里虚飘飘的没有着落。于是我爬上龙山,跑到五中师范后园。园在半山,视野宽旷,园里百卉零落,秋意沁人。在山坡高处,找到了那棵红树,只见它独立擎天,满树离离,喷朱喧赤,似要烧起漫

山的野火，在满眼萧索中，特别引人注目。但树根四周，也飘落了不少叶子。我徘徊树下，流连忘返，最后拾了许多落叶回来，仔细地夹在书本里。

三天以后，我翻书检点，叶子还是枯了，失却了光泽，但不曾皱缩，比那白瓷盘里憔悴支离的一双好得多。我忽发遐想，试图以人力挽回自然，找来水彩颜料，在失色的红叶上涂抹了一层浓浓的胭脂，乍一看去，居然红艳如生，能够以假乱真了。我索性妄想巧夺天工，在玻璃窗上贴上淡青透明的绸纹纸，再把落叶参差错落地粘在纸上，构成一幅当窗迎风纷披的幻境。我怡然，坐在窗前，不觉一时莞尔自得。

从此窗上的红叶，成了我朝夕相亲的伴侣。每天清早，醒来撩开帐子，只见晨光熹微，这些红叶的剪影，就会投入我惺忪的双眼，向我道早安。有时深夜凄清，从外面奔波回来，满屋静悄无声，却有那晕黄的灯光，把红叶的素影投射窗外，似对我含笑相迎，我亲切地进了屋，如倦鸟归林，打叠起浮浪的心情，恬然上床寻梦。

而今风雪连天，早到了凛冽的严冬。有一天黄昏，我兀坐窗前，面对伴我岑寂的红叶，忽然想起那后园的红树，便信步走去，作即兴的拜访。谁知那如火如荼、盛极一时的树冠，已经凋零殆尽，只剩得空枝濯濯，横斜地对着沉闷的寒空。树根四周，都是萎黄的枯草，落叶已片影无存。只是近处有一堆雪白的寒灰，其中留着残红点点，是些未烬的碎叶。想是园丁把落叶扫到一处，点把火烧了，好待来年化作春泥，给那峥嵘的老红树添点肥料。

回到屋里，依然在窗前兀坐，对着窗上的红叶，我惘然。如果红叶有知，听到同伴的消息，想到自己的遭遇，它们对我是抱怨，还是